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丛书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zation of Modal
Particles in Modern Chinese

现代汉语语气助词的 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

何文彬 著



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气助词的主观性 与主观化研究

何文彬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研究现代汉语基本语气助词，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观性和主观化框架。语言是人创造和使用的，具有主观性，主观性的本质就是人性。人的活动，包括语言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感性和理性的需要。现代汉语中的语气助词，全面、深入地表达了人的主观性——感性、理性和功能。所有的语气助词都表达某种“功能活动”，不同的语气助词又有所侧重：“了”类语气助词反映了理性方面的认知主观性，“啊”类语气助词表达了感性方面的情绪主观性。汉语表达的感性特征渗透到各种理性表达活动中，其语气助词明显多于英语等语言，这又是由汉语及其背后文化的类型特征决定的。

本书主要面向以下领域的读者：汉语研究、语言研究、对外汉语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语气助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 / 何文彬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03-059310-8

I. ①现… II. ①何… III. ①现代汉语-助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0762 号

责任编辑：杨 英 / 责任校对：孙婷婷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283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是同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成果，原为十四篇前后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论文，这次出版，将它们整合为以章节编排的专著形式。

本书对语言及语气助词主观性的认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问题和作初始理论假设，根据前人的研究基础和我们的初步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有关语言和语气助词主观性的理论框架。第二阶段，利用这个框架，对各个语气助词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课题的主体部分，是对初始理论假设的检验，而这个与实践密切关联的过程，又必然会修正和发展初始理论。第三阶段，量变引起质变，到了某个阶段，我们对主观性的认识终于接近或达到了本质层次，不但能看清之前似乎纷乱的各种主观性内容的本质，而且能合理整合它们，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能高屋建瓴地看待以往的理论和方法。这里结合各章简要说明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出问题和作初始理论假设。先是分析语气助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书第1章指出，以往关于语气助词一般功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表句类功能语气、表达说话人口气和信息篇章功能。这些观点明显是有分歧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2章与第3章初步搭建有关语言主观性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词和句两级语法单位的主客观性质的分析，我们认为主观性是语言符号的基本特性，而句子的语用主观性应更被重视，现代汉语各个语气助词主要就是反映不同的语用主观性。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提出了对语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初步认识。语言的客观性指语言符号所指对象的客观存在性，语言的主观性指语言符号所指意义因社会、民族、语境、个人而呈现不同的特性。显然，这种主观性定义超出传统以立场、态度和情感定位的观点。

第二阶段，在上述理论框架内，全面地研究基本语气助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基础是传统的语气功能，即分析语气助词具有的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等语气的来源和实质。这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内容多样，包括主干部分和三个不同方向的发展。

主干部分具体研究陈述性语气助词“了”、“的”和“呢”的主观性特征，共

涉及七章，基本上按照第二阶段确定的主观性方向走，但内容更具体，层次更合理。①将陈述句的主观性分为两个层次，作为其语义基础的特性称为认知主观性，这些虚词代表特定的认知处理，据此可全面而深入地解释各个助词的意义、功能和相互关系；②当这些认知处理结果表述为句子时，带有的语用特征称为表达主观性。

讨论助词“了”的共有三章，主体是“语气助词‘了’的主观性”（第4章），附带“‘了₁’的意义层次”（第5章）和“话语标记‘×了’与主观性”（第6章）这两章。主体部分宏观地对语气助词“了”的常见功能作了归类，尤其是指出了其认知处理的同一性，即能将一般意义置于某条具有可变性的“轴”的显著位置上，从而具有突出、变化、对比等关联特征，并据此解释了其成句和篇章功能。对“了”认知功能或意义的这种分析，是这个阶段在主观性理论上的最大收获。其核心观点是，汉语的很多虚词，其实都代表一种特定的认知处理。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不但解决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难题——“了₁”和“了₂”的异同问题，而且在第5章中全面讨论了“了₁”的意义层次，在第6章中又描写并解释了“当然了”这类习语性成分的认知与话语功能。

从“虚词经常是认知处理标记”观点看，就容易找到研究助词“的”（第7、8章）^①和“呢₁”（第9章）的方向了。语气助词“的”的语义基础是结构助词“的”，其认知功能是特别指出对象事物的“内在特征”，“呢”的认知功能是特别指出事物的“外在状貌”，而语气助词“了”的认知功能是在一条认知轴上的动态特征。因为认知是人的高级能力，陈述语气助词能反映认知成果，我们称其特性为“认知主观性”，它是本书主观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有三个不同方向的重要发展，其实也是明确了主观性的不同内容。

第一个发展是主观化问题，成果体现在“陈述语气助词‘了、的、呢’的主观化”（第10章）。它的主要作用是提出自己的主观化理论，并在此框架内分析各个语气助词的共时语义关系（共时主观化）和历史演变过程（历时主观化）。第一个发展的主要观点是，既然主观性是语言符号意义的基本属性，那么语义关系的发展也是主观的，可以称为主观化。这种主观化理论不但包括具体意义的发展变化，如隐喻和转喻机制，而所谓的语法化、构式化等，也属于主观化的内容。据此，我们构拟了一个宏观的主观化过程框架，将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变化关联起来。

① 研究“了”之后接着研究了“的”，但在最后的“啊”研究过程中，又重新整理它，写了两章（结构助词“的”和语气助词“的”），这三章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下文作为第三阶段的成果来介绍。

本章根据对主观性的内容分类，将主观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认知主观化，主要指实义词发展为认知处理标记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认知主观性，另一个是认知意义进入信息语用层次，就是表达主观化，产生“表达主观性”。这种主观化观点是本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观化本质上从属于语言的主观性，是主观性在语言发展变化领域的体现。第10章提出的“表达主观性”也是我们主观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发展是疑问助词的研究，包括“疑问性语气助词‘呢₂’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第11章）和“疑问性语气助词‘吗’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第12章）。从大的理论框架看，它们没有重大变化，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所创新。

1) 我们重视疑问句的认知语义基础，此前我们认为“呢₁”与“呢₂”是语义基础不同的两个词，后来认识到二者语义上有异同，但最大的不同在表达主观性上。在陈述句中，“呢₁”的意义有两个层次，底层表状貌，此时与“的”“了”对立，高层表“状况”，则涵盖“的”“了”；在疑问句中，它主要是问高层“状况”，其对立面是“吗”所问的“是非”。

2) 这两章非常重视两个语气助词的表达主观性，注意从类型学角度论证其语气助词身份的合理性。第12章还有一个创新，即从疑问内容和疑问程度两个角度区分疑问句，特别是后者，据此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能很好地区分几种主要疑问句的异同。

在主观化方面，主要是全面梳理了“呢”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从先秦“尔”到隋唐“那”“在”“里”等，再到近现代“哩”，最后到“呢”的复杂过程，我们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框架，对“吗”的主观化问题，则密切结合疑问内容和疑问程度来分析。

第三个发展是加深了对言语行为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语气助词‘吧’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第13章）。本章研究“吧”的两个特点，一是主观性方面，二是主观化方面。从主观性角度看，语言不是人的独立行为，也不是生硬地贴在其他行为之上的标签，而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吧”能标记多样的言语活动，是人的活动多样性的体现，这种多样性正是我们定义主观性的核心参照。从主观化角度看，根据语义基础的不同，我们区分“吧”的两种活动——测度性和祈使性，并据此分析其不同的历史来源，特别强调“吧”从“不”的语用功能虚化而来的可能性，尝试讨论其主观化过程，这与一般所认为的来源于动词“罢”的观点不同，本章认为“吧”与“吗”的主观化过程密切相关。

总的来看，在第二阶段我们对主观性的讨论是多角度的，主要包括如下部分：

认知主观性、表达主观性、主观化框架、汉语疑问句的类型学特征和疑问程度分类、言语行为的人类活动本质。这些认识进展虽然重要，但显得零散，需要下一阶段研究的深入和整合。

第三阶段，全面深化对语言主观性的认识，这主要是在研究“啊”和重新审视结构助词“的”和语气助词“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共涉及“语气助词‘啊’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第14章）、“结构助词‘的’的认知主观性与符号化过程”（第7章）和“语气助词‘的’的主观性”（第8章）。

第7章在理论认识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对主观性认识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通过对结构助词“的”的语义特征的深入分析，我们对虚词的认知处理功能看得更清楚；②将其认知语义特征与其符号化过程、符号化结果密切联系起来，并据此进一步分析句法、语义、认知和语用这些传统术语的本质和关系，很好地显现了主观性理论的宏观把握能力；③提供了一个宏观的五级表意系统，其中认知主观性、表达主观性是前文的成果，最后一个是情绪主观性，为后面合理定位“啊”指明了方向。

第14章加深了对情感因素在语言表达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出了“感性”和“理性”这一对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主观性概念。通过对“啊”性质和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认为传统语言研究对情感因素的认识不够深入，应该将之上升为“感性”的高度来认识。感性不只是语言活动的基础，而是人类任何活动的基础和最终指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理性特征。理性活动既包括一般的生产活动，又包括作为语言符号基础的认知活动，“了”等虚词标记的认知处理能力属于人的理性能力，认知主观性就属于人的理性特征，这样我们就深化了对主观性的认识。与理性表达相对，“啊”直接表达语言活动中的较为强烈的感性特征，但“啊”本身不与某种特定的感性特征关联。“啊”的变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语音环境的产物，另一类则与感性特征的类别有关。

第8章是最后完成的，虽然是具体研究语气助词“的”的，但从理论概念和方法看，它具有集成和加深作用。本章明确指出，语言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观性，其主要内涵有情绪感性、认知理性和价值功能。助词“的”具有这三方面的主观性，认知理性是其语义基础，此时可称结构助词“的”，情绪感性和表达特征使它成为语气助词，这些都可以视为对此前理论的总结，而要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其多种用法，还必须关注其价值功能，这正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点。语言表达必然有说话人的主观价值取向，因此价值功能是语言主观性的重要方面，我们概括其宏观结构为“需要—满足”。以“他是昨天进城的”转换为“他

是昨天进的城”为例，“的”为何前移到动宾之间，说法纷纭，其实它正是价值功能主观性的产物，也就是说，说话人为了避免歧义（理解为“他是昨天进城的人”），需要句法上更好地确定某个成分（如“昨天”）为焦点，而前移“的”能满足这个需要，换句话说，这个前移是表意明确、焦点明确这种价值需要的句法产物。至于为何移到动宾之间，我们又根据其动态助词“了”的关联，提出其可视为静态助词，具有某种“体”的特征，此时就开辟出新的领域，需要专门的课题来进行研究。

何文彬

2018年5月1日

目 录

第 1 章 现代汉语语气助词基本功能研究综述	1
1.1 语气助词表达陈述、疑问等语气	1
1.2 语气助词表达口气与情绪，与主观性有关	3
1.3 类型学的观点	5
1.4 语气助词作为信息标记与篇章标记	6
1.5 结语	8
第 2 章 语言符号（词）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9
2.1 语言主观性研究及其问题	9
2.2 词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11
2.3 专名、单义词、多义词的一致性	17
2.4 结语	19
第 3 章 句子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20
3.1 引言	20
3.2 句子的两类意义	20
3.3 一般意义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21
3.4 句子语用意义（语气助词）的主观性	25
3.5 话语组织推进功能：啊、呢、吧	30
3.6 结语	31
第 4 章 语气助词“了”的主观性	32
4.1 问题与思路	32
4.2 “了 ₂ ”表达内容的主观性	35
4.3 “了 ₂ ”表达方式的主观性及与“了 ₁ ”的联系与区别	40
4.4 “了 ₂ ”的主观性与其成句、篇章功能	42
4.5 结语	44
第 5 章 “了 ₁ ”的意义层次	46
5.1 引言	46

5.2	“了 ₁ ”的分类意义	47
5.3	“了 ₁ ”的概括意义	50
5.4	结语	54
第6章	话语标记“×了”的主观性	55
6.1	引言	55
6.2	“×了”组合的构成和功能	55
6.3	个案简析——“当然了”的功能与形成	59
6.4	结语	62
第7章	结构助词“的”的认知主观性与符号化过程	63
7.1	问题与思路	63
7.2	“的”所处的宏观系统	66
7.3	“的”的认知主观性和符号化过程	70
7.4	结语：传统概念的重新分析和学者观点的定位	77
第8章	语气助词“的”的主观性	80
8.1	问题与思路	80
8.2	语言的主观性	81
8.3	语气助词“的”的感性特征：句子与语气	83
8.4	“的”的理性特征：对象的构成特征标记	84
8.5	“的”与判断句：断定事物对象的静态（构成）特征	87
8.6	“的”与分裂句：断定事件对象的构成特征	92
8.7	结语	96
第9章	陈述性语气助词“呢”的主观性	97
9.1	问题与思路	97
9.2	“呢”的认知语义功能：（特别）呈现（事物的）状貌	101
9.3	“呢”字句的表意类别和特性	104
9.4	“呢”的语用功能与（交互）主观性	107
9.5	结语	112
第10章	陈述性语气助词“了、的、呢”的主观化	114
10.1	从主观性到主观化	114
10.2	主观化与符号过程：动力机制和空间路径	115
10.3	“了”的主观化	120
10.4	“的”的主观化	125

10.5	“呢”的主观化	131
10.6	结语	135
第 11 章	疑问性语气助词“呢₂”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137
11.1	问题与思路	137
11.2	表达主观性：“呢 ₂ ”如何成为疑问性语气助词	138
11.3	认知主观性：“呢 ₂ ”的语义基础	145
11.4	话语功能：句中“呢”的分析	150
11.5	“呢 ₂ ”的主观化	153
第 12 章	语气助词“吗”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160
12.1	问题和思路	161
12.2	“吗”的主观性：疑问句的双视角分类	162
12.3	“吗”的主观化：双视角历史考察	176
12.4	结语	182
第 13 章	语气助词“吧”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184
13.1	问题与思路	184
13.2	人的活动及其主观性	186
13.3	“吧”参与的活动	188
13.4	“吧”的主观性：交互性和委婉性	196
13.5	“吧”的主观化	199
13.6	结语	204
第 14 章	语气助词“啊”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205
14.1	引言	205
14.2	“啊”的主观性：语气的性质与层次	207
14.3	“啊”的多功能性：语气助词“啊”与叹词“啊”的联系与区别	212
14.4	“啊”的作用域：句中“啊”功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215
14.5	“啊”的语音变化：连读音变和随感情变化	218
14.6	“啊”的主观化：意义虚化还是字形变化	223
14.7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3
	致谢	237

第1章 现代汉语语气助词

基本功能研究综述

阅读提要：以往关于语气助词一般功能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传统认为语气助词能表达或辅助表达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句类功能语气；较新的观点认为它们是表达说话人主观性的手段，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表达交互主观性，二是表达口气；篇章功能语言学理论则主张其具有信息地位和篇章组织标记功能。

语气助词，又称语气词、语助词、助辞、助字、句末虚词或句末小词，是有些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一类重要虚词，普通话中常见的有“的、了、呢、吗、吧、啊”等，对于它们的总体功能，学术界分歧之大，恐怕是任何其他词类都难以比拟的，本章对有关观点择其要者作一个梳理。

1.1 语气助词表达陈述、疑问等语气

1.1.1 传达“信”“疑”等语气

这种观点源自古汉语相关研究。王力在《汉语史稿》(1980)中说，西洋语言的语气(mood,也译为“式”，本书视具体情况而定)是由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汉语的语气是由句末的虚词(当指语气助词)来表示的。这种观点可能受到《马氏文通》的影响。《马氏文通》(1983)说：“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乎动字不变之穷。”陈望道(1981)曾说：“现在几乎有一说助辞即等于说语气之势，这盖种因于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可见，这种语气要借助语气助词来表达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很盛行的。

关于语气的具体含义，何容的《中国语法论》(1985)认为，《马氏文通》中的“语气”一词，其实是指西方语法学中的mood，不过马著没有这样对应，只是

说“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其虚处，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最关键的一句是“助字所传之语气有二：曰信，曰疑”，所以我们说，在《马氏文通》里，语气助词的功能主要被认为是传信和传疑。至于“语气”之名，陈望道文也说马氏此处“立言极为自由”，“语气、辞气、口气三辞，不加别择，错综交互使用”。

1.1.2 辅助语气表达

认为语气助词表达的就是西方语法学中的 mood 的观点，可能是从何容开始的，这种观点逐渐发展成汉语语法研究界的主流观点。

关于 mood，汉语研究学者有的称为“式”，也译为“语气”，根据当代汉语学者的一般理解，是指通过谓语动词的形态所表示的说话人对句子内容的主观态度。广义地看，“式”既包括体现说话人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force）等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交际功能类别（汉语学界习称的句子的语气类型或句类），如陈述、疑问、祈使等，也包括说话人对命题内容作道义判断的情态（status/modality），或表明说话人判断依据的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这样，认为语气助词表达语气，也就是表达狭义的 mood，即主要表达所谓的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等功能类别，广义的 mood 则包括 modality，后者则主要由助动词、语气副词等表达。

以上观点明确了语气助词的辅助功能，即陈述、疑问等语气的表达没它们也行，有就表达得清楚一些。上述观点以吕叔湘先生的相关著作为中心，后来的学者如胡明扬、邢福义等表述得更加清楚和完整，也成为语气助词功能的主流观点。

其实，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法》（1992）持两可态度。黎著认为，就思想表达方面归纳一切句子的语气为五类，即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祈使句，这些语气各用相应的助词来表达，或直接用助词表示出来。

吕叔湘（1956）将语气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之后，认为狭义的语气是“概念的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兼用语调与语气助词表达。语调是必需的，语气助词则有时可以不用，尤其是直陈语气。^①语气助词和语气不是一一对应的。一方面，一个语气助词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语气；另一方面，同一语气可用几个语气助词来表达。这种观点到了丁声树等（1961）表述得更加具体：语助词是表示语气的，通常在一句的末尾或句中停顿的地方。同一语气可以

^① 吕著是将直陈语气与疑问、祈使、商量等对等而言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直陈语气相当于一般所谓的陈述语气，有别于英语等语言将直陈与虚拟、条件等对等。

用不同的语助词来表示，同一语助词也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气。可以语气为纲，把重要的语助词分成五组：

- 1) 疑问：吗、呢、啊。
- 2) 祈使、禁止：吧、了、啊。
- 3) 测度、商量：吧。
- 4) 陈述：的、了、呢、罢了、么、啊。
- 5) 停顿：吧、么、呢、啊。

胡明扬(1981)说，语气可以通过语气助词、语调和其他表示语气的语词(如副词“一定”“可能”等)来表达。胡文的语气应是广义的 mood。

张静的《汉语语法问题》(1987)重在梳理，有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该书认为，语气助词不能作句法成分，也不表示成分和成分、分句和分句之间的关系，只表示句子的疑问、祈使、感叹、陈述等语气。

邢福义的《汉语语法三百问》(2003)认为，语气助词是用在句末借以加强语气表达信息量的助词。语气助词和语气有瓜葛，但它们不是一回事。语气是跟语调相联系的语法实体，不能切分为块状语法单位；语气助词是由于语气表达的需要而使用的语法单位，是一种块状语法单位。语气的表达是因，语气助词的使用是果。一个句子，如果没有语气助词，照样有语气；之所以使用语气助词，是为了在配合语气表明特定意旨的同时使语气表达的信息量得以加强。

从吕叔湘到邢福义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传统的主流观点。^①

1.2 语气助词表达口气与情绪，与主观性有关

当代语言学，特别是功能语言学中，主观性问题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汉语的语气助词与主观性表达有关，肯定语气助词在句类功能语气表达中的辅助作用，同时又明确地将它们纳入主观性表达方式的框架中，以齐沪扬(2002)的《语气词与语气系统》为代表，齐著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子命题的一种主观意识，语气可以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将语气助词归入所谓的功能语气表达手段里，但仍然维持一个语气助词与不同的句类关联的传统，下面要介绍的两种观点则走得更远。

^① 此外，较多代表传统观点的一些教材类书籍，如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也说，语气是句子语用目的或表达用途的外在体现，语气又是通过语调或语气助词等手段表现出来的。

1.2.1 语气助词表达口气

传统认为语气助词与语气、句类关联，但实际上与句类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一个语气助词可以用于不同的句类，如“啊”可以用在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语气的句子中，这就使传统观点陷入了某种逻辑困境。早先有的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处理方式比较模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颇有影响的刘月华等（2001）可为代表。刘著虽然也说语气助词是辅助表示语气的手段之一，但与传统的处理不同，刘著认为一个语气助词在同一类句子中总是表达同样的语气；在不同类的句子中，同一个语气助词在表达语气的功能上也总是有内在的一致性。^①汉语中主要的语气助词“啊”“吗”“吧”“呢”等，其主要功能都是缓和句子的语气。这种“缓和”作用经过后来学者进一步的分析定性，产生了两种旗帜鲜明的处理方式。一种认为语气助词不表达语气，而表达口气（tone）；另一种认为语气助词不与句类关联，而与交互主观性关联。

胡裕树和张斌（1989）首先区别了语气和口气：语气（modality）只有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感叹语气四种，口气（tone）是指句子中思想感情色彩的种种表达方法，如肯定、否定、强调、委婉、活泼、迟疑等。不过他们并没有将语气助词与口气表达联系起来，而孙汝建（1998）较早将语气助词与口气表达进行联系：

关于句末语气词的功能，一般认为它是表达语气的。但细细考察起来，情况却比较复杂，从语用上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增添口气、消减语气或口气、指明疑问点、暗示预设等功能。

左思民（2009）在考察了普通话基本语气助词在句类中的分布情况后，进一步表达了这种观点：“语气词”不表语气，表口气，与句类无关。左文认可胡裕树、张斌的观点，认为句子可以有种种口气，用于思想感情方面种种色彩的表达，而语气（mood）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其主要表达手段有语调、某些句式、某些词语的组合，其中语调的作用最重要，排除了语气助词在其中的辅助作用。

1.2.2 语气助词表交互主观性

上文提到齐著将语气助词看作是主观性的功能语气的表达手段之一，另一

^① 持这种“一致”观，也是当前学界对待虚词功能与句式功能的主流方法论。

个将语气助词与主观性联系起来的是徐晶凝(2008),与齐著不同,徐著将语气助词纳入情态系统,认为语气是属于情态范畴的。其主要观点是,语气助词除了可以用于标注说话人的信疑态度之外,它们在情态体系中的主要作用是表达传态语气,也就是展示说话人如何处置自己与听话人的关系,并如何基于这种关系将一个语句带到语篇中来。因此,徐著明确地将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归入交互主观性的范畴,它与言语行为语气不同,后者体现为陈述句和祈使句句类的对立,而句类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分类,而非仅仅是句子的用途分类。确定句类系统时,要兼顾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主要是句子的主语人称、句子的时体特征、谓语动词的语义限制、答句的类别、句子在篇章中的地位及句子的初始用途,与语气助词无关。

这样,徐著就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语气助词与句类的复杂联系所引发的困扰。与“口气说”一样,都认为语气助词与句类功能表达无关,这确实是对传统观点的背离。

1.3 类型学的观点

与口气说和交互主观性说的反传统性不同,刘丹青(2008)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认为基本语气助词中部分表语气,部分表语气的小类——口气。这种观点的前提是语气(mood)是大类,口气(tone)是下面的小类。刘著的主要观点有:

1) 汉语及周边语言普遍存在的句末语气助词是这些语言表达“式”(mood)的重要分析性手段,是由虚词充当的准形态。

2) “式”除了基本的种类外,还可能有更加细微的小类,体现说话人更加细微的态度差异。有些学者将基本式下面的“式”叫作“口气”,区别于体现为基本式的“语气”,这是可取的思路。

3) 汉语的句末语气助词可以看作表示“式”的分析性虚词手段,其中少数可能与基本的“式”(陈述、疑问、祈使等)有关,而大量的是表示说话人具体态度的,因此可以认为主要是表示口气的(范晓,张豫峰,2003)。

4) 注意语气助词在系统中的等级性,比如有些表达基本的言语行为类型或现实性的类型,可从中归纳出基本的或主要的“式”;有些表达更下位的口气,体现说话人主观态度的微妙差异。例如,“吗”表达疑问的“式”,而“呢”则以其“深究”意味而具有“口气”特征。

1.4 语气助词作为信息标记与篇章标记

现代语言学是理论多元的，这在汉语语气助词基本功能的解释上也有体现。作为当代语言学的主流理论之一，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念是，语言是用来交际、传递信息的工具，任何语言的语法设计必须照顾到这一点，语法研究者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作为词汇意义空灵、一般也不参与结构构成的虚词，语气助词的总体功能的研究可能更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徐著关于语气助词表达交互主观性的特点其实也与交际功能有关。此外，语气助词对语言片段信息地位和篇章功能的标记也引起了语法研究者的注意，下面分别介绍相关研究。

1.4.1 信息地位标记

对语气助词信息地位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当算方梅（1994）对于句中语气词的功能分析。

我们都知道，语气助词有两个位置——句末和句中，句中语气助词的功能特征，一向不如句末的受研究者重视，有时只是笼统地概括为表停顿。方文指出，句中语气助词在前人的论著里或者当作主语标记或者当作话题标记，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句中语气助词所表示的成分有时既不是主语也不是话题，甚至不是直接句法成分，句中语气助词实际上是反映句子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划分的“主位—述位”结构的标志。这种信息重要性程度的形式标志除了语气助词外还表现在句子轻重音模式和表意功能上；不同的语气助词的作用和语气意义的强弱有所不同。作者发现，句中语气助词所能跟随的语段类别多样，但总是出现在句子表达重要信息的核心成分之前，而一定不出现在焦点成分里。因此，句中语气助词实际上是说话人划分句子重要信息跟次要信息心理过程的外部表现，语气助词前的内容是说话人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内容，之后才是重要信息，是需要听话人特别留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方文指出，并非所有的语气助词都能标记重要信息，或者说能充当主位标记，基本语气助词中有“啊”、“吧”和“呢”，不常用的有“嚯”和“嘛”，像“的”和“了”等没有这种功能；也并非所有的出现在句中的语气助词都是主位标记。这说明信息标记功能还不能说是所有语气助词的基本功能，或者说，即使是基本语气助词，其基本功能也要区别对待，难以找到一个涵盖所有语气助词的共有功能。